

春風秋雨

阿英著

每月文藝

1

上海一船書店發行

刊 叢 藝 文 月 每

雨 秋 風 春

著 英 阿

行發 店書船一 海上

月二年六十二國民華中

每月文藝叢刊

春風秋雨

版權
所有
不准
翻印

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出版

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再版

著
作
者

阿

英

主
編
者

夏

征

農

發
行
者

上海環龍路十四號
一般書店

印
刷
者

中國科學公司

每册定價四角五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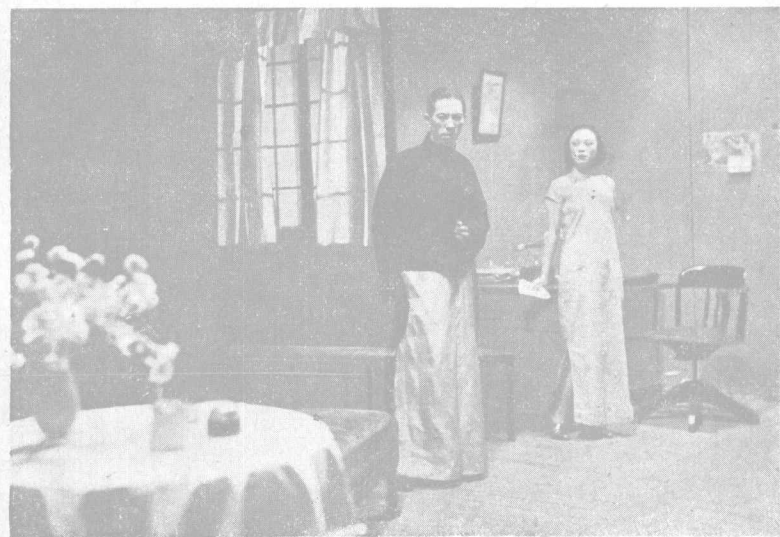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旅行劇團公演本劇時飾陳鳳雲之唐若青女士



飾項豪之唐槐秋先生



第一幕之一場面



第二幕之一場面



第三幕之一場面



第四幕之一場面

每月文藝叢刊

夏征農主編

民國二十六年二月起出書

每月刊行一冊，多係未發表新作，每冊附有照片，木刻，漫畫等

零售每冊實價四角五分

預定一輯六冊一元八角

外埠另加寄費三角

阿英作

春風秋雨

二月出版

這個劇本，所寫的是一九三七年大革命時代的一個插曲，因作者藝術上的成就，却把當時社會的全貌，都能錯綜地恰如其份地反映了出來。

宋之的作

賜兒集

三月出版

這個集子共包含九個短篇，其中「賜兒會」和「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」曾被文壇一致推為國防文學最珍貴的收穫，「控訴」和「伍禿子的故事」為未發表的新作

尤兢作

夜光杯

四月出版

這是一個五幕劇。全劇以剷除漢奸為中心，穿插以戀愛倫理諸問題。劇場緊張，人物生動，在國防劇作中，堪稱最感動人而又最易上演的作品。

洪深作

走私

五月出版

洪深先生為中國劇壇權威，這是無容介紹的，這本集子所收的四個獨幕劇，均為先生的新作，也是國防戲劇最珍貴的收穫，篇首並附有萬餘言的長序

丘東平作

長夏城之戰

六月出版

東平先生的作品，是有一種特殊風格的，他常常以寓言的形式，描寫當前動亂的社會，在青年作家中，可以說是「獨樹一幟」，凡愛好文藝者，均宜手此一編

章泯作

死亡線上

七月出版

這個集子包含六個獨幕劇，其中「我們的故鄉」，在出版的次數上，打破了一切劇作的紀錄，凡愛讀章先生的劇本的讀者，對於這本集子的出版，當感到極大的快慰吧

春風秋雨勘誤表

裏封面頁脫去：『本劇上演權，由中國旅行劇團代理，凡欲排演本劇者，須先向該團徵求同意。』

頁數	行數	字數	誤刊	改正
五	十一	一	脫去一行	趙 我不知道，你怎麼又知道？
五	八	二	趙 有	王 應刪
十四	一〇	二六	會	應刪
四	六	一四	那	也 感
四	七	九	應	點
六	十一	十七	兒	最後應添「一下」字
九	一	三三	就	而
一二五	六	十五	剛才還	晚上總
一五七	十二	十五	慘	愕
一六四	十一	十四	是迎	走向
一六六	五	十四	響	响
一六七	四	十三	憤	奮
一六八	十一	十三	不	要
一七〇	七	十一	着	看

第一幕

佈景：

長江上游某通商口岸的一家公寓，後壁有窗。左右各有門，右門地位較前。後壁左面懸大幅中國地輿全圖。場中置方桌。左門旁，靠前，橫置一床。右門後旁，橫放一大沙發。左後角，有衣架。方桌上置一箱，箱蓋揭起。其他地位，雜置公寓必備用件數事。衣架上掛有雨衣一襲。

時間：

一九二六年，深秋的一個下午，外面落着雨。

人物：

徐毅 堅毅冷靜，作爲主腦的革命黨人。年約二十餘歲。着中服，很樸實。

朱立明 二十餘歲，青年革命黨員。

趙克家 二十餘歲，學生，着學生裝，革命黨員。

王少強 肥壯青年，有些傻勁，性格暴躁，有時又很幽默。亦着學生服。革命黨員。

梁仲實 具有革命性的青年詩人，富於感情。然理智抬頭時，能把情感壓抑下去。革命黨員。着西裝。

李俊 十餘歲的少年，活潑可愛。革命黨員。着學生服。

陳鳳雲 富於情感，性格倔強，年約二十左右之女性。服飾相當華麗，但不脫學生風。革命黨員。

許瑜 女革命黨人，英勇而有熱情。着一般學生服，很樸素。

項豪 狡猾的好細，服飾華麗，爲人慷慨，極有機變，是涉世甚深者。着西裝。

開場時，徐毅在整理衣服雜件，放入箱內。忽有所思，走至右門口，向內室高聲呼喚。

徐 鳳雲！鳳雲！

（無人回答，有怒意）

徐 怎麼啦，不在家嗎？（稍停，再向內）立明！

（朱立明上，好像也是在整理什麼，丟了手出來似的）

朱 老徐，有什麼事？

徐 裏面的東西，都理好了沒有？

朱 已經裝好五箱了，箱子恐怕不夠呢！

徐 （略一思索）我想那些不重要的，儘可以給燒了。

朱 好的！

（朱轉身預備進去，徐喊了他回來，便理便談）

徐 立明，鳳雲又到那兒去了？

朱 還不是那姓項的把她約出去玩了嗎？

徐 （驚異地）出去玩！（回頭看窗外）雨這麼大，家裏也呆不住嗎？

朱 誰說不是呢？許瑜同志不許她去，她還發氣呢。我看她近來已經不像從前了，祇要那姓項的一來，她就彷彿着了鬼似的。

徐 依我看，這姓項的決不是個好人，是靠不住的。這回搬家，要想法子不給他知道才好。

朱 我們搬家，不給他知道，那是再好不過的。

徐 不過，這裏面也有困難，將來得好好地商量。（看錶）現在時間已經到了，我看你還是把東西送到總部裏去吧。路上要小心。

朱 我現在就去。

（朱從衣架上取下雨衣雨帽下場。趙克家與王少強從內裏一路嚷着上場，走到地圖旁）。

趙（倔強地）我就不相信，我們來看地圖好了！

王好，我們看地圖。你看！（指示地圖）這週圍的地方，那兒不是敵人的軍隊，要先奪這裏，豈不是四面受敵嗎？呆固然呆不住，連逃也無從逃！

趙我就不相信。這地方我是去過不知多少次的。前幾年，我父親在那裏收貨，我總是和他一道。很多的地方都可以守！

王你爲什麼老是記着前幾年？前幾年，你還是大洋貨舖裏的小老闆，你那裏想得到，幾年後就給大炮把你弄成窮光蛋呢？那些可守的地方，是早已被敵人毀了呀！現在是一無可守，你還不知道嗎？

趙我爲什麼不知道？我父親被他們捉去以後，我曾經逃在這裏。以後加入北伐軍，還在這地帶打過幾回仗，餓了好幾天肚皮呢？

趙 天知道你的話是真是假，我就不相信！

王 事實是這樣，你看，（拉起褲腿，給他看傷痕）這就是那回受的傷，不相信也得相信！

趙 我偏不相信。傷疤上也沒有字，誰知道你這傷是怎麼來的？

王 你的話太豈有此理，難道我還會騙你嗎？

趙 也說不定。

王 也說不定？

趙 是的，也說不定。

王 媽的，你再說！

趙 再說就再說：也——說——不——定！

（王氣得說不出話來，舉起老拳就打。趙冷笑的讓開。徐走到兩人面前）
徐 你們幹嗎？這兒不是廣東，也不是武昌，這兒是江西，這兒還在軍閥的勢力

之下，我們在幹着祕密工作呀——你們爲什麼這樣鬧？

趙（似不注意，拖徐到地圖旁，指示給他看）老徐！你說，我們的軍隊，假使奪得這個地方，是佔得住還是佔不住？

王（插上）佔是可以佔，不過，要是不先得到省城，是守不住的。

趙（搶接，對王）依你說，還不如不革命的好！

（王正預備接說，徐止住他）

徐克家，你別嚷。（和平地）軍事計劃，是不能這樣機械斷定的。這些問題，現在還是別談吧。外面風聲這樣緊，我們這裏很不穩當，還是談談當前的事吧。現在最要緊的，是理東西，搬家。今天得把一切事情全弄好。你們別鬧了，大家來幫同我理理東西。

趙那也好。

（趙去幫徐整理，王向徐說）

王 老徐，鳳雲今天又出去了，你知道嗎？

徐 （停止整理）我爲什麼不知道？我看鳳雲這孩子，近來變得可怕了。在沒有和這姓項的認識之前，你看她是多麼好，又聰明，又勇敢。

王 （插接）而且活潑，天真，很好玩兒的——

徐 是的，她又活潑，又天真。可是現在不然了。他似乎被繁華的都會生活誘惑住，不肯做事，祇一味的在外面散蕩。那個姓項的，我真有些不敢相信他。

趙 我也這樣覺着，鳳雲這孩子有些變了。依我的意思，頂好是候老梁回來，叫他去勸勸她。不過，那姓項的，你昨天說他是一個奸細，我倒不大相信。我看他，不過是一個漂亮的混世傢伙罷了。

徐 那就完全錯了。從外表上說，他確是這麼一個人，實際上，我看並不是這麼一回事。

趙 這話怎麼說呢？

徐 怎麼說？（聽外面腳步聲）啊，你們聽，是誰來了？

（門開，梁着雨衣上場）

徐 阿梁，你回來了。

梁 （焦愁的）回來了。

趙 雨還在落嗎？

梁 怎麼不落？今年的秋天，真是太沉悶了！雨老是這麼下，一點兒陽光也沒有。這簡直和我們現在的境遇一樣。

趙 （調笑地）難道這也能引起我們詩人的傷感麼？這種日子，總歸是有的。好在秋盡冬來，春天馬上就會到。那時就有拂拂的春風，在甦生着大地，甦生着你——一個偉大詩人的靈魂。哈哈哈哈哈？

梁 老趙，你別開玩笑了。春天的到來，並不一定要經過寒冬的。譬如在這沉悶的時代，革命的火花在地底潛流，不就有着拂拂的春意麼？我感到沉悶，